

· 今日西方社会 ·

〔法〕迪埃里·沃尔东 著

政治既房

—— 法国社会丑闻



政 治 厩 房

——法国社会丑闻

〔法〕迪埃里·沃尔东 著

宇 泉 王新连 孙海潮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033608

Thierry Wolton
LES ECURIES DE LA V^e

Grasset 1989

根据法国格拉塞出版社198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许淑珍

封面设计：丁 品

政 治 厩 房

——法国社会丑闻

〔法〕迪埃里·沃尔东 著

宇 东 王新连 孙海潮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1.25 字数：247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12-0369-5/D·62 定价：4.50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迪埃里·沃尔东把具有30年历史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喻为希腊神话中因肮脏而远近闻名的“奥革阿斯的厩房”^①。读完本书后，读者将会发现，这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本书的主旨，正是暴露这所厩房的污秽。上篇《流氓无赖》，描述法国的流氓、帮派社会，逐一揭露这些流氓、帮派作淫媒（《明争暗斗》）、走私毒品（《科西嘉的教父们》）、制造伪钞（《伪钞的制造及使用》）、倒卖军用品（《废铁商帝国》）等犯罪活动。下篇《至爱亲朋》，则着重揭露法国政界（包括司法与警察部门）的丑行。政要们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插于银行、保险公司等肥缺。一旦后者卷入丑闻，他们便从旁干预，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政权机关中的丑行又同社会上的流氓、帮派犯罪活动相互交织。以作淫媒谋利的流氓亨利·博泰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他长于用金钱在上层社会培养有用的关系（“有些靠山比防弹背心还有效”）。而某些下了台的部长、议员摇身一变，成了大公司的董事长，与社会上的流氓无赖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些“白领罪犯”更通晓如何“纳贡”，如何为某些大人物筹措竞选经费。总之，政权为黑社会提供保护，黑社会为政权提供服务。黑社会时而充当打手，为当权者剪除异

^① 亦译“奥革阿斯的牛圈”。——译者

己，时而疏通渠道，为当权者筹措巨款。

本书披露了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案件，其中有的曾轰动一时，有的迄今鲜为人知。作者的目
的不仅在于把案件本身的发生、发展乃至结局公诸于世，更
重要的是揭示政治与金钱的秘密关系：某些脏款通过什么途
径流进了选票箱；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表弟”
让·德勃劳格利亲王为什么必死无疑；“嗅觉飞机”骗局中
的百万巨款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尼斯的假发票案中是谁
捞取了最大的实惠。作者通过丰富、翔实的调查材料，追踪
躲藏在每个案件背后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社会公仆”、“人
民卫士”，从而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挖掘出法兰西政治厩
房之所以肮脏的真实内幕。

本书作者迪埃里·沃尔东是法国著名记者，已发表6本
专著，其中著名的有《克格勃在法国》。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舒怡、张青、碧波。

目 录

前言.....	1
上篇 流氓无赖.....	7
一、有效的靠山.....	8
——明争暗斗.....	8
——遗产.....	13
——招兵买马.....	19
——失去控制.....	27
二、废铁商帝国.....	36
三、里昂之谜.....	55
四、科西嘉的教父们.....	66
五、伪钞的制造及使用.....	107
六、亲王的四种死因.....	121
——政治线索.....	126
——阿拉伯线索.....	132
——西班牙线索.....	136
——废铁商线索.....	144
七、勾心斗角与诈骗钱财.....	156
下篇 至爱亲朋.....	177
一、政党的黑钱柜.....	178
——侵吞公款.....	178
——化缘兄弟.....	184

——教父之责	191
——国家保护	193
二、江湖骗子	204
三、大天使与泥水匠	230
四、通天塔行动	250
五、B.06号信箱的发票	265
六、模拟诈骗	287
七、来自外国的声音	309
八、伊拉克门案件	322
结论	343

前 言

对于老实人来说，与权力对抗是学习自由的唯一学校。

——塞维里纳^①

奥革阿斯，厄利斯^②的国王，是个不守信义的人。他拥有成千上万头牲畜，但其厩房的粪秽堆积如山，远近闻名。赫刺克勒斯^③，宙斯——奥林匹亚圣地至高无上的神——的儿子，必须完成12件艰巨的任务才能升为神祇。一次，他接受了一天之内把奥革阿斯的厩房清扫干净的使命。过于自信的奥革阿斯与他打赌：如果赫刺克勒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他将把自己1/10的牲畜送给他做为报酬。一次近于疯狂的赌博。力量超凡、勇敢无比的赫刺克勒斯接受了挑战。他在厩房的围墙上凿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再把附近的阿尔甫斯河与珀涅俄斯河的水引过来，冲洗厩房。晚上，厩房干净了，但奥革阿斯却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他拒绝报偿，甚至责令法庭来裁决。英雄赫刺克勒斯被赶出厄利斯王国，他发誓要报仇雪恨。完成了12件业绩之后，赫刺克勒斯率兵夺取了国王的城

① 塞维里纳（卡罗利娜·莱米，1855—1929）法国文学家，工人运动活动家。——译者

② 厄利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王国。——译者

③ 赫刺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负盛名的英雄。——译者

堡，杀死了奥革阿斯，并指令忠于自己的费琉斯^①为王。

这便是希腊神话中奥革阿斯的厩房的故事。在通常用语中，“奥革阿斯的厩房”这一熟语，今天意指当权者贪污、腐败、走私、贩毒。厩房“肮脏”，是就道义而言的，指周期性地震撼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事件”。丑闻的大小与频繁程度可以衡量一个领导阶级的廉洁度，也足以揭示一种制度的腐败程度。民主要求“厩房”清洁，所谓“厩房”，便是那些筹划政治阴谋与卑鄙手段的阴暗的幕后。

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类震荡整个国家的可疑事件不一而足，曾激怒过几代人。然而，那些备受谴责的事件并未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1890年前后，动摇第三帝国的巴拿马丑闻，在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组成并很快被遗忘后，几乎在公众冷淡了的氛围中结束。当时，上百名议员因收受大量贿赂被控有罪，他们曾投票通过费尔南·德莱塞普斯^②领导的巴拿马公司新贷款，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相反，1932—1934年的斯塔维斯基^③事件，却引起了1934年2月6日的骚乱，尽管它只不过是一次极普通的市镇公债投机，并且仅牵涉了五六个政界人物，但却严重地危害了民主。

那么，这是否说明，20世纪30年代公众的伦理道德比19

① 费琉斯，奥革阿斯的儿子。在奥革阿斯与赫拉克勒斯打赌时，他是证人。法庭裁决时，他出庭作证，反对父亲出尔反尔，认为应重赏赫拉克勒斯。

——译者

② 费尔南·德莱塞普斯（1805—1894），法国外交家。1869年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1881年开凿巴拿马运河，因其公司经营不善而中断工程。后来美国人继续开凿，终使该运河于1914年竣工。——译者

③ 斯塔维斯基，1934年发生在法国的巴荣纳市公债诈骗案的主谋。该案件导致了2月6—12日的流血冲突。——译者

世纪末更为苛求呢？绝对不是，但丑闻的力量取决于它的环境。巴拿马事件出现在政局暂时平静时期，而斯塔维斯基事件则紧随其它一系列财政风波之后（马尔特·阿诺的法郎事件，乌斯蒂克银行破产案等等）。在此，诈骗标志着政治风气的堕落与政府的腐败。

第五共和国统治的30年间，发生过众多的事件，然而它们并没有从根基上动摇法国的政体，更不必说它的机构。例如：1965年绑架本·巴尔卡，并没有损害戴高乐；1970年与1971年疯狂的房地产投机案让过了蓬皮杜；1976年暗杀让·德勃劳格利从未牵连到吉斯卡尔·德斯坦；1982—1986年吕歇尔公司向伊朗非法出售军火也丝毫未影响密特朗执政。看起来，在公众的集体意识里，丑闻已司空见惯。

法国人的激愤能力丝毫未减，只不过事件的屡屡发生，使他们对政界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对领导人更加不信任。政权腐败了；政治本身的污秽不堪势必导致那些渴望成功的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这就是醒悟了的《人民之声》的评论。

第五共和国是否比它前面的几个共和国更容易发生丑闻呢？未必如此。但由于“事件”被新闻媒介大肆渲染，它的“厨房”便显得更肮脏，尽管法国新闻界的报刊调查——除了个别的以外——尚不是十分有力的。丑闻不断增加使感情充沛的法国公民更加敏感，也滋长了他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在民主政治下，大量的新闻报道，虽说已是家常便饭，并且是民主的一种荣誉，但它有时也妨碍对事实的理解。事情的发展往往重规迭矩。每当一个“事件”取代一件丑闻时，公民们便会不知所措。他们不再想履行公民的义务和行使公民的权利了，倒宁愿将丑闻忘却。

因此，靠当政者来唤起我们对丑闻的记忆，犹如缘木求鱼。风暴来临时，党魁和党徒们会沆瀣一气，然后，必要的话，牺牲几个（或一个）有罪行的，这便是替罪羊。层出不穷的丑闻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一种次要现象，诚然，它令人遗憾，但丝毫无损于共和国的肌体。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过程中，新闻界往往会对当权者给予违心的合作，把丑闻局限在几个人（涉嫌的当权者抛出来的替罪羊）身上，事情的经纬便永远被掩盖起来了。

第五共和国的机构保证了政权的稳定，而政权的稳定又改变了当权者们的观念。一个党，一旦变为多数派，便会长期利用其合法地位获取种种优惠。在这个有着集权传统的国度里，一切均由上面决定。年复一年，政界中至爱亲朋们的恶习业已形成，他们攫取了最优越的职位，并且，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起用流氓无赖。30年来，任何一个尝到过这种甜头的组织、政党，都无法抗拒这一欲望的诱惑。

然而，法国的政治家们并不比其它任何地方的政治家更腐败，只不过从总体来看显得腐败而已。由于担心当权者不悦，担心损害自己的政党，也担心削弱自己的营垒，他们每个人，不得不对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视而不见，知而不言，采取一种危险的态度。每当丑闻爆发时，这种鸵鸟行为便会转向他们要保护的政党，进而转向当权阶层。人民群众往往不去深究，就笼而统之地认为所有的政治家个个都是男盗女娼。

描写第五共和国丑闻的文章与书籍俯拾皆是，这也证明我们公众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迄今为止，仍缺少一个总的看法，一篇全面的论述。为了解这些丑闻的来龙去脉、意

义，乃至它们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必然存在的原因，这样的论述是不可或缺的。本书将分散的事件汇集成册，回顾了“犯罪现场”，询问了证人，把每件事重新放回到它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从被采用的技术和被牵连的人物关系中去分析它们的连续性，从而第一次试图弄清第五共和国“厩房”的内幕。

本书描述了近30年历史中众多的事件，它们有的曾轰动一时，有的迄今鲜为人知，但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啻于此。通过揭示人们始料未及的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本书披露了第五共和国某些关键时期的隐情。因为惟有事过境迁，方可道破天机。

透过“厩房”去看待民主，势必会扭曲人们的认识。我们既不能把第五共和国整个官场活动归结为勾心斗角，也不能归结为营私舞弊——对此我们当然也很关心，但这些不光彩的事毕竟也是官场的一个侧面，否认它，或者只盯着它，都是十分荒唐的。基于严格的道德标准，我们无非是希望第五共和国“厩房”里散发出来的臭气不要久久地污染了整个共和国，并为此而采取行动。

上 篇

流氓无赖

一、有效的靠山^①

明争暗斗^②

晚上，公用电话亭子照得亮如白昼，是个容易发现的目标。一辆汽车在百米开外停了下来。杀手下了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当时是晚上8时零5分，那是约会的时间，也是罪行发生的时间。

有两个男人关在亭子里，他们没有想到即将遭人袭击。一个正在打电话，另一个是背对着来人。注定要倒霉。在枪弹冲击下，玻璃碎片横飞。凶手把弹夹里的子弹射光后，冷静沉着、头也不回地走了。汽车在稍远的地方接他。

好运气是有的。那天晚上，亨利·博泰一生中第三次交上了好运。要杀的人是他。杀手没射中他。在他脚边，躺着安德烈·戈，一下子就死了。几个月前受雇充当他的随身保镖，戈履行了诺言，直至最后牺牲。

精心设计的圈套失败了。警方在一周之内就解开了谜，查出幕后指使者是阿兰·皮科。此人41岁，公开身份是化学工程师、石油专家。在这种身份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作淫媒谋利者。他和博泰俩，你争我夺，冷酷无情。胜者可

①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② 此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以控制皮加勒一带和那里的妓女。财源茂盛，异乎寻常，每月可进成百万法郎。

1987年12月10日，星期四。那天晚上，两个对手仿佛要实现和解。博泰在这一“行”里资格最老，他希望和解，因为他凭经验知道，要是男人吵起来，“姑娘们”^①就会趁机求解放。

“皮加勒之王”博泰，流氓帮里称之为“埃里克先生”，掌握着一家巨大的持股公司，下属一些有限公司，经营10来家夜总会和旅馆。可是现在年轻人成了威胁，他们以皮科为首，还有一个由马赛人组成的团伙在支持。他们开始蚕食王国，攫取几家夜总会，强迫经营者向他们交款。博泰不可能接受。他有54岁，但没觉得到了退休的年龄。

博泰提议，在组织高层会议以达成停战之前，先电话交谈一次。约会定在12月10日晚8时整。皮科应该用约好的电话号码叫话。他通过邮电局行政研究处，很快就确定了对方所在的地点。博泰虽然谨慎，但没想到这一点。这地点是塞纳河畔纳伊市^②比诺林荫大道145号对面的公用电话亭。杀手只剩下郑重其事地行动就行了。

这次凶杀并不像化学工程师希望的那样，干得天衣无缝。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8个月来，他的对手害怕了，总是提心吊胆，没有随身保镖就从不出门。对博泰来说，再也不能像1987年4月份那样突然遭到袭击；当时，他正走出一家餐馆，两个骑摩托车的杀手飞快地向他射击。那一天，死神差一点就碰上了他。这也是早在幕后指挥杀手行动的皮科

① 指妓女。——译者

② 纳伊市属上塞纳省，位于巴黎西北，与巴黎毗邻。——译者

指使的。几年前，一个有爆炸装置的包裹，把“皮加勒之王”送进了医院。

以淫媒为业者的生活毫不轻松。

亨利·博泰不仅运气好得惹人注目，尤其是碰不得的。有些警察和预审法官，甚至还有几个政治家，都想摧毁他的王国。每一次，他都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得到重生。因为，有些靠山比防弹背心有效得多。而且，他在社会底层混了30年，早已有时间找到了许多靠山，足以使别人不来打搅他。

第一次警告，而且是严重的警告，是在1974年他的全盛时期发出的。他和卡尔曼·瓦莱（他在1958年娶的一个妓女）独霸着皮加勒的游乐园。从100法郎的小钱到600法郎一瓶的香槟酒，什么交易都逃不过这对夫妇。这是肮脏卑鄙的一面。为了自己的名声，博泰总是衣冠楚楚，培养有用的关系。他在卡尔瓦多斯省特拉西海滨的一栋花园别墅里接待朋友们。其中很多是城里人。作淫媒谋利是受到严格禁止的，但这个上流社会却佯作不知他们那般勤好客的主人就是以淫媒为业者的头头。

当时，“皮加勒之王”是为风化警察服务的。他用精心筛选过的情报，换取警方（帮会用语是“安全人员”）的保护。但博泰也未因此忽视政府当局。一有机会，他就捐献一点钱。这样，他从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保障。至少一直到1974年他都是那么认为的。

那一年，政府方针未变，但换了人马。谨慎小心的博泰早有预见。据说，他也为总统选举的胜利者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提供了竞选基金。像他那样性格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他自认为政治上已有